四書經注集證

論語卷之五　　朱熹集註

子罕第九

凡三十章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少也程子曰計利則害義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達巷黨名

鄭康成註達巷黨名也五百家爲黨（禮學記疏）周禮二十五家爲閭同共一巷巷首有門門邊有塾（曾子問）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註）巷黨黨名

其人姓名不傳

漢書董仲舒傳良玉不瑑資質潤美不待刻瑑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註曰黨人項橐也戰國策甘羅曰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劉向新序秦項橐七歲爲聖人師

博學無所成名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又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好聘且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宴客執骨而問焉曰敢問骨何爲大仲尼曰丘聞之昔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翟今爲大人客曰人長之極幾何仲尼曰僬僥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又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故銘其楛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

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櫝如之家語致思篇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徧問羣臣莫之能識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食之吉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返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童謡曰楚王過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是楚王之應也吾以是知之辯政篇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屈一足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諸國惟齊有備無患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六本篇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公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王之制而作元黄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爲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有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辯物篇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子

行路之人云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乎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君之知之可矣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又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孔子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五帝德篇〕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子問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黃帝者少典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聰明治五氣設五量服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勝于阪泉之野始垂衣裳作黼黻播時百穀嘗味草木民稱其利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畏其教百年而移故曰黃帝三百年宰我曰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曰高陽淵而有謀疏通知遠巡四海以寧民日月所照莫不底屬宰我曰請問帝嚳孔子曰元枵之孫喬極之子曰高辛生而神異自言其名博施厚利育護天下莫不從化宰我曰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其仁如天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四海之內莫不夷俛宰我曰請問帝舜孔子曰橋牛之孫瞽瞍之子也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承受大命率堯舊職恭己而已宰

我曰請問禹孔子曰高陽之孫鯀之子也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五帝篇)季康子問於孔子曰敢問何謂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之爲明王者死配五行是以太皡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皡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皡氏其始於木何如孔子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出焉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則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皡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皡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同帝 按孔子博學非可悉數今特摘錄數條以備覽

蓋美其學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藝之名也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

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曰子何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于足應之于心唯于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于中心而外合于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于銜應之于轡得之于轡應之于手得之于手應之于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閒體正六轡不亂二十四蹄所投無差回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

執專執也射御皆一藝而御爲人僕所執尤卑言欲使我何所執以成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

尹氏曰聖人道全而德備不可以偏長目之也達巷黨人見孔

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故孔子曰欲使我何所執而得爲名乎然則吾將執御矣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麻冕緇布冠也

〔白虎通紼冕篇〕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工之始示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何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　按冕有旒有綖左傳衡紞紘綖疏冕以木爲幹以元布衣其上謂之綖論語向書皆云麻冕知其皆用布也據此蓋以緇麻布爲綖而冕亦通名冠故孔安國以緇布冠解之而朱子因爲其實與始冠之緇布冠其制各異〔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於缺緇纚廣終幅長六尺〔註〕缺讀爲頍緇布冠無笄者著頍圍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綴以固冠也纚今之幘梁也終充也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無笄纓而結其條〔禮郊特牲〕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我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純絲也

〔備考〕絲謂之純者絲之始繅素質未染故曰純也

儉謂省約緇布冠以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百縷矣細密難成不如用絲之省約

胡氏曰禮朝服十五升冠則倍之鄭註八十縷爲升升當作登成也饒雙峯曰前漢食貨志周布幅廣二尺二寸程子言古尺當今五寸五分弱則二尺二寸只是今一尺二寸耳郤用二千四百縷爲經則一寸布用二百經也其細密難成可知金仁山曰古尺當今尺五寸五分弱其二千四百縷雖用細絲減半亦無所容況麻質粗又非可甚細者升八十縷豈註疏相傳之誤耶

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

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

按升成拜之事見於儀禮禮記者有六儀禮燕禮公取觶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又賓媵

爵于公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又君爲士舉旅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答拜禮燕義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儀禮大射儀公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又賓爲士舉旅降洗象觚升酌膳坐奠于薦南再拜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又公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聘禮歸饔餼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拜餼亦如之又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擯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公食大夫禮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賓西階東北面答拜擯者辭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興也賓栗階升不拜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四書釋地又續賈公彥燕禮疏臣拜君凡有三等初受獻拜於堂下君辭乃升堂復再拜稽首此禮之正也酬酒將雖下堂賓未即拜君辭即升再拜稽首其禮殺也至無算爵受公賜爵則下席就堂上再拜稽首不復下堂禮又殺也又云

臣拜君又有二等燕禮公命徹冪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公彥疏不言升成拜者於下已拜明雖無算爵已醉而不倦行臣禮禮之正也此一等也公食大夫禮公拜至賓降答拜公辭賓升不拜命之成拜庶成註升不拜者自以已拜也賓降拜主君辭之賓終拜於下肅臣之禮爲成拜故堂上不拜主君意猶以爲不成而命之升成拜賓遂主君之意故更拜也此又一等也周禮春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去聲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音基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註疏稽者稽留之意頭至地多時頓首者引頭至地首叩地卽舉空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所謂拜手也此三拜正拜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吉拜拜而後稽顙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凶拜稽顙而後拜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拜再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音壹是也禮曲禮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又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泰驕慢也

程子曰君子處世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害於義則不可從矣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絕無之盡者毋史記作無是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所慎齊戰疾

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執滯也我私己也四者相爲終始起於意遂於必留於固而成於我也蓋意必常在事前固我常在事後至於我又生意則物欲牽引循環不窮矣〔孫子兵勢篇〕奇正相生若循環之無端

程子曰此毋字非禁止之辭聖人絕此四者何用禁止張子曰

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不相似楊氏曰非知足以知聖人詳視而默識之不足以記此

子畏於匡

畏者有戒心之謂匡地名史記云陽虎曾暴於匡夫子貌似陽虎故匡人圍之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淵後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家語困誓篇孔子之宋匡人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丘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丘之罪也命矣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孔子曰不觀高崖何以知顛墜之患不臨深

淵何以知沉溺之患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失之者其在此乎士慎此三者則無累於身矣〔正義〕琴操云孔子到匡郭外顏尅舉策指匡穿垣曰往與陽虎正從此反匡人聞其言告君曰往者陽虎今復來矣率衆圍孔子數日乃和琴而歌音曲甚哀有暴風擊軍士僵仆於是匡人乃知孔子聖人自解也〔太平寰宇記〕開封府襄邑縣古匡城在縣西三十里昔仲尼遊此城匡人誤圍夫子夫子由城東南室角而出其跡猶存〔論語類考〕按春秋僖十五年公次于匡杜注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羅泌云匡邸也本衛地故城在長垣南十里即孔子所厄者一統志云匡城在河南開封府睢州西三十里蓋長垣今屬大名府開州而匡地則制入睢州矣左傳文元年晉伐匡即此地也淮南子注亦云襄邑有匡亭有承匡山蓋今之睢州

本漢晉襄邑地也

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道之顯者謂之文蓋禮樂制度之謂不曰道而曰文亦謙辭也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

茲此也孔子自謂

人其如予何喪與並去聲

馬氏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言天若欲喪此文則必不使我得與於此文今我既得與於此文則是天未欲喪此文也天既未欲喪此文則匡人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己也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大音泰與平聲

孔氏曰太宰官名

孔安國訓解太宰大夫官名正義周禮太宰六卿之長卿即上大夫也故云大夫官名

或吳或宋未可知也

列子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張湛注商宋國也杜氏曰春秋時以太宰名官者惟吳宋與魯耳魯自公子翬請於隱公欲弒桓以求太宰其後不復見宋有太宰華督事殤公其後九世至平公以向帶為太宰平公即位之歲距孔子過宋歷二公八十餘年其間或廢或否雖未可知然史記及左氏亦不復載不可

考也況孔子過宋時遭桓司馬之厄遂微服而去豈復有問子貢者歟故鄭註以爲是吳太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使子貢對秋吳人藩衞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子貢見太宰太宰嚭聞子貢之言而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越則此當是吳太宰也左傳魯昭公二十年楚伯州犂之孫嚭奔吳定公四年爲吳太宰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賜不足以知之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欲焉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太山不益其高且爲不智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誰之罪也四書釋地檀弓吳夫差使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愼氏之矢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嘗曰所謂多聞而震驚之者皆在陳時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屬吳尤不若屬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然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也

與者疑辭太宰蓋以多能爲聖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縱猶肆也言不爲限量也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聖無不通〔周子通書〕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　多能乃其餘事故言又以兼之

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言由少賤〔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吏　故多能而所能者鄙事爾非以聖而無不通也且多能非所以率人故又言君子不必多能以曉之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牢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一字子張〔家語弟子解〕琴牢衞人〔左傳魯昭公二十年〕衞齊豹見宗魯于公子孟縶以爲驂乘無何豹作亂殺公孟宗魯死焉琴牢與宗魯友善聞其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子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于回不以回待

人不盡不義不犯非禮琴張乃止〔莊子大宗師篇〕子琴子張與子桑戶孟之反爲友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閒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弔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眞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內外不相及而丘使汝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徒而遊乎天地之一氣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托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於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

試用也言由不爲世用故得以習於藝而通之

吳氏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

而竭焉叩音口

【纂箋】吾我二字就己而言則曰吾因人而言則曰我如此章及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此類宜辨

孔子謙言己無知識但其告人雖於至愚不敢不盡耳叩發動也兩端猶言兩頭言終始本末上下精粗無所不盡

慶源輔氏曰終始以事言本末以物言上下以道器言精粗以事理言【四書通】集註釋兩端謂終始本末上下精粗及釋中庸曰小大厚薄蓋此是夫子教人之言彼是大舜取人之言舜取人言執其兩而用其一此則教人之言竭其兩未嘗道其一也

程子曰聖人之教人俯就之若此猶恐衆人以為高遠而不親也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不如此則人不親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不如此則道不尊觀於孔子孟子則可見矣尹氏曰聖人之言上下兼盡即其近衆人皆可與知極其至則雖聖人亦無

以加焉是之謂兩端如答樊遲之問仁知兩端竭盡無餘蘊矣

若夫語上而遺下語理而遺物則豈聖人之言哉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音扶

鳳靈鳥

鶡冠子鳳鶉火之禽陽之精也格物總論雄曰鳳雌曰凰出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安寧飛則禽鳥隨之春秋演孔圖鳳生丹穴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身備五色鳴中五音六帖鳳有六象頭象天足象地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尾象緯有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聽達舌屈伸色光彩冠短朱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合璧鳳有五文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有七德首載德頸揭義背負仁翼挾信心抱忠足履正尾繫武運斗樞天樞得則鳳凰翔斗威儀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於林苑帝王世紀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翔淮南子三皇鳳至于庭三代鳳至于門周室鳳至于澤德彌淺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瑞應圖鳳凰仁鳥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舜將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

〔書益稷〕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周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

〔易繫辭〕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禮禮運〕河出馬圖〔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圖龍發洛書龜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拔黃河中龍馬負圖而出馬背旋毛象如列星故曰圖其位一六居北爲水二七居南爲火三八居東爲木四九居西爲金五十居中爲土朱子曰繫辭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河圖之數也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所謂各有合也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之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又曰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終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

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其爲數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又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

皆聖王之瑞也已止也

張氏曰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音咨衰七雷反少去聲

齊衰喪服

禮閒傳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冕冠也衣上服裳下服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

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祭羣小祀則元冕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衮冕九章侯伯之禮冕服七章子男之禮冕服五章孤卿冕服三章大夫元冕白虎通衣裳篇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

瞽無目者作起也趨疾行也或曰少當作坐

邢昺疏言孔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禮禮器篇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其作與趨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尹氏曰此聖人之誠心內外一者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喟苦位反鑽祖官反

喟歎聲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在前在後恍惚不可為象〔老子〕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楚辭〕恍惚兮遠望此顏淵深知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而歎之也〔易繫辭〕神無方而易無體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循循有次序貌誘引進也博文約禮教之序也言夫子道雖高妙而教人有序也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約我以禮克己復禮也程子曰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惟此二事而已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卓立貌末無也此顏子自言其學之所至也蓋悅之深而力之盡所見益親而又無所用其力也吳氏曰所謂卓爾亦在乎日

用行事之閒非所謂窈冥昏默者〔列子〕窈窈冥冥至道之精昏昏默默至道之極

程子曰到此地位功夫尤難直是峻絕又大段著力不得楊氏曰自可欲之謂善充而至於大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則非力行所及矣此顏子所以未達一閒也

程子曰此顏子所以爲深知孔子而善學之者也胡氏曰無上事而喟然歎〔纂疏〕此嘆之上初無某事非若夫子因曾點而發歎故曰無上事　此顏子學既有得故述其先難之故後得之由而歸功於聖人也高堅前後語道體也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也惟夫子循循善誘先博我以文使我知古今達事變然後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漢書董仲舒傳〕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求飽是以欲罷而不能盡心盡力不少休廢然後見夫子所立之卓然雖欲從

之末由也已是蓋不怠所從必求至乎卓立之地也抑斯歎也其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

夫子時已去位無家臣子路欲以家臣治其喪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

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閒如字

病閒少差也廣韻差病除也病時不知既差乃知其事故言我之不當有家臣人皆知之不可欺也而爲有臣則是欺天而已人而欺天莫大之罪引以自歸其責子路深矣

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無寧寧也大葬謂君臣禮葬死於道路謂棄而不葬又曉之以不必然之故

【釋名】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爾雅】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

范氏曰曾子將死起而易簀詳大學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子路欲尊夫子而不知無臣之不可為有臣是以陷於行詐罪至欺天君子之於言動雖微不可不謹夫子深懲子路所以警學者也楊氏曰非知至而意誠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韞紆粉反匵徒木反賈音嫁

〔說文〕玉石之美者〔五音集韻〕烈火燒之不熱者眞玉也〔禮聘義〕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珉之多與孔子曰非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是以君子貴之也

韞藏也匱匵也

〔說文〕匵从匚賣聲〔廣韻〕函也〔漢書五行志〕乃匱去之〔釋名〕匱謂之匵〔書金縢〕納冊於金縢之匵中〔史記高帝紀〕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唐書禮樂志〕玉匱一長一尺一寸以藏上帝之冊〔宋史禮志〕封禪用玉爲五牒刻字而塡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𥓓中〔韓詩外傳〕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淮南子〕夫有夏后之璜者匣匵而藏之寶之至也

沽賣也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此二端以問也孔子言固當賣之但當待賈而不當求之耳

范氏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士之待禮猶玉之待賈也若伊尹之耕於野伯夷太公之居於海濱俱見孟子世無成湯文王則終焉而已必不枉道以從人衒玉而求售也

〔揚子法言〕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蜀志秦宓傳〕王商與宓書曰卞和衒玉以耀世

子欲居九夷

東方之夷有九種

〔書旅獒〕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而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七經小傳〕欲居九夷蓋徐州莒魯之閒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

欲居之者亦乘桴浮海之意

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君子所居則化何陋之有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文選〕毛詩序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雅奏之朝廷頌奏之宗廟〔集註〕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有大小之殊又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故或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或恭敬齊莊以發先王之德辭氣不同音節亦異多周公制作時所定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又曰周公相武王成王天下既平作為樂章薦之郊廟所謂周頌也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又其間多闕文疑義焉

魯哀公十一年冬孔子自衛反魯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退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是時周禮在魯

左傳閔公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歸齊侯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然詩樂亦頗殘缺失次

按周禮籥章所載有豳風豳雅豳頌今止存豳風鄭康成三分七月之詩以當之朱子則以雅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為豳雅頌之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為豳頌雪山王氏以為合樂器而用之如歌風則用風器雅則用雅器頌則用頌器鍾師所載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今止傳國語金奏肆夏樊遏渠呂叔玉以為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又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詩之失傳王鵬公以為失傳朱子以為笙詩有聲無辭又楚子稱武王克商作武左傳宣公十二年止引其卒章餘篇已無可考亦與今詩篇次不同至若湛露彤弓之賦周王以宴陪臣肆夏文王之三晉侯以享使者此可見未正樂以前殘缺失次之大概也

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

鄭氏康成曰二南為風之正經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女史歌之故耳小大雅正經其用於

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朱子曰詩樂如今歌曲音各不同故詩有鄘音者係之鄘有邶音者係之邶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宮調商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耳大雅小雅亦古作樂之體格案大雅體格作大雅案小雅體格作小雅非是做成詩後旋相度其辭目為大雅小雅也以上論詩樂之說孔氏穎達曰風見優劣之差故周南先于召南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程子曰周家之先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王業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叙也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而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以上論篇次之說

晚知道終不行故歸而正之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

我哉

說見第七篇然此則其事愈卑而意愈切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音扶 舍上聲

四書釋地相傳即泗水發源處今之泉林寺在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下四源並發寺之左右大泉十數弘渟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為泗水闕里志尼山五峯連峙謂之五老峯中峯即尼丘迴出霄漢間所謂圩其頂者此也中峯之麓有宣聖廟廟北為中和壑壑上有觀川亭子在川上處壑下沂水出焉易繫辭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

易繫辭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愚按自此至終篇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好去聲

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

史記孔子居衛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故有是言

史記孔子世家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醜之去衛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簣求位反覆芳服反

簣土籠也

書疏簣盛土器又通作匱漢書楊王孫傳竅木爲匱註織竹爲器所以盛土說文籠舉土器

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見旅獒篇夫子之言蓋出於此言山成而但少一簣其止者吾自止耳平地而方覆一簣其進者吾自往耳蓋學者自彊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

周語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能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

鈞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去聲與去聲

惰懈怠也范氏曰顏子聞夫子之言而心解力行造次顛沛未嘗違之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發榮滋長何有於惰此羣弟子所不及也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進止二字說見上章顏子既死而孔子惜之言其方進而未已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夫音扶

穀之始生曰苗吐華曰秀成穀曰實

〔管子〕苗始其少也眴眴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曰禾此可比于君子之德矣

蓋學而不至於成有如此者是以君子貴自勉也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焉知之焉於虔反

孔子言後生年富力彊足以積學而有待其勢可畏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然或不能自勉至於老而無聞則不足畏矣言此以警人使及時勉學也曾子曰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蓋述此意

〔大戴禮修身篇〕曾子曰年三十四十之閒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矣

尹氏曰少而不勉老而無聞則亦已矣自少而進者安知其不至於極乎是可畏也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導之也繹尋其緒也法言人所敬憚故必從然不改則面從而已書益稷汝無面從巽言無所乖忤故必說然不繹則又不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也

楊氏曰法言若孟子論行王政之類是也巽言若其論好貨好色之類是也語之而不達拒之而不受猶之可也其或喻焉則尙庶幾其能改繹矣從且說矣而不改繹焉則是終不改繹也已雖聖人其如之何哉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重出而逸其半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周禮夏官〕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左傳〕僖二十七年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宣十二年韓獻子謂孫桓子曰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

侯氏曰三軍之勇在人匹夫之志在己故帥可奪而志不可奪如可奪則亦不足謂之志矣

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縕紆粉反貉胡各反與平聲

敝壞也縕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

〔禮玉藻〕纊爲繭縕爲袍纊新綿縕舊絮衣之有著者用新綿謂之繭用舊絮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綢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袷朱子曰袍夾衣有綿在胎底趙氏曰枲著則雜用枲麻以著袍也如今麻苧筋類可置之夾襖中者麻有子

曰枲無子曰苴馬貢岱畎絲枲是也〔韓詩外傳〕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震峰胡氏曰禮韻貯字亦作著通作褚褚以綿裝衣之稱〔正字通〕著音灼被服也又置也儀禮士喪禮著組繫註著者充之以絮也鄭康成曰疏好者爲綿惡者爲絮

狐貉以狐貉之皮爲裘衣之貴者

〔格物論〕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說文〕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又云狐妖獸鬼所乘也〔詩義問〕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貉子似貍〔字林〕貉似貍其蓍窟與貛同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墨客揮犀〕貉行十數步輒睡以物繫竹驚之乃起既行又睡〔周禮〕貉踰汶則死地氣使然也

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忮之豉反

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言能不忮不求則何爲不善乎此衛風雄雉之詩

〔小序〕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子集註〕婦人以其君子從役于外而作是詩

孔子引之以美子路也呂氏曰貧與富交強者必忮弱者必求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終身誦之則自喜其能而不復求進於道矣故夫子復言此以警之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衆人而能此則可以爲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人物考〕歲字從步從戌從步者躔度之行可推步也從戌者木星生于亥至戌而周天也〔說文〕歲木星也取其歷越二十八宿

宣備陰陽一年行一次而四時功畢故曰歲（爾雅）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釋名）寒捍也捍格也（左傳）元冥北方之神司寒者也（國語）火見而清風戒寒（月令）季秋之月霜始降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稽覽圖）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　松柏詳八佾

范氏曰小人之在治世或與君子無異惟臨利害遇事變然後君子之所守可見也

謝氏曰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欲學者必周於德

新安陳氏曰士窮乃見節義韓退之語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唐太宗語孟子曰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明足以燭理故不惑理足以勝私故不憂氣足以配道義故不懼此學之序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

權

可與者言其可與共爲此事也程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權稱錘也所以稱物而知輕重者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楊氏曰知爲己則可與共學矣學足以明善然後可與適道信道篤然後可與立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洪氏曰易九卦終於巽以行權

〔易繫辭〕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權者聖人之大用未能立而言權猶人未能立而欲行鮮不仆矣程子曰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

〔公羊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蔡仲何賢乎蔡仲以爲知權也權者何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韓康伯繫辭註〕權反經而合

道必合乎與順而
後可以行權也

故有權變權術之論

史記蘇秦列傳其術長於權變張儀傳三晉多權變之士田儋列傳蒯通者善爲短長說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後漢賈逵傳左氏義深於父子公羊多任於權變史記齊世家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漢書藝文志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蜀志秦宓傳戰國之論權宋史徐誼傳三代聖王有至誠而無權術

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愚按先儒誤以此章連下文偏其反而爲一章故有反經合道之說

按何晏註云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得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爲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皆是合上未可與權爲一章而解之也所謂權道反而後至大順卽反經合道之說也

程子非之是矣然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義推之則權與經亦當有辨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棣大計反

唐棣郁李也

爾雅唐棣移註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埤雅唐棣一名移葉圓蒂弱無風大搖凡木之華必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物類相感志生江南山谷中無風葉自動花反而後合崔豹古今注移楊亦曰蒲楊一名高飛一名獨搖爾雅常棣棣羣芳譜棣一名郁李一名鬱李一名車下李一名爵李一名鬱梅一名爵梅山野處處有之花及子並似木李惟子小如櫻桃熟亦色五月成實可食又可入藥陸璣疏許慎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正白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而微圓子正赤　按名物疏唐棣常棣是二種此詩之唐棣自名夫移而不名郁李名郁李者乃小雅之常棣然爾雅唐棣疏引陸璣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則朱註自本前人之說

偏晋書作翩

按晉司馬氏國號唐太宗命房喬褚遂良等作帝紀十卷志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合一百三十篇爲晉書先儒譏其文多駢儷有乖史體焉晉書劉喬傳今夕爲忠明旦爲逆翻其反而互爲戎首朱子曰不獨晉書爲然角弓之詩固有翩其反矣之句爾雅翼角弓有時而反也然反者所以爲適唐棣有時而反也然反者所以爲合然則此室之遠豈遠也哉亦猶物之暫反而合耳

然則反亦當與翻同言華之搖動也而語助也此逸詩也於六義屬興

詩序詩有六義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兩句無意義但以起下兩句之辭耳其所謂爾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音扶

夫子借其言而反之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

程子曰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

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深遠

鄉黨第十

楊氏曰聖人之所謂道者不離乎日用之間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動一靜門人皆審視而詳記之尹氏曰甚矣孔門諸子之嗜學也於聖人之容色言動無不謹書而備錄之以貽後世今讀其書卽其事宛然如聖人之在目也雖然聖人豈拘拘而爲之者哉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自中乎禮耳學者欲潛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舊說凡一章今分爲十七節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相倫反

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

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直遙反下同便旁連反

〔釋文〕廷停也人所集之處

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爾

此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侃苦旦反誾魚巾反

〔禮玉藻〕辨色始入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此侯國羣臣朝君之禮

此君未視朝時也王制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

視朝詳孟子〔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儀禮公食大夫禮疏〕上大夫卿國皆有三卿

言上大夫是三卿也周禮設其參疏左傳昭公四年杜洩言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寇則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也王制疏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周禮傳其伍疏伍謂大夫五人者司徒下二大夫一爲司徒大夫一爲太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主司寇事一爲司空大夫司馬事省闕一大夫故止五人王制疏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

按小卿即下大夫王制禮記篇名史記封禪書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

許氏說文

後漢書列傳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于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于世說文序云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說凡十三萬三千四百四十一字

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

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 踧子六反踖子亦反與平聲或如字

君在視朝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張子曰

與與不忘向君也亦通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廷事上接下之不同也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擯必刃反躩驅若反

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

〔禮聘義〕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司儀〕掌擯相之禮凡諸公侯伯子男相爲賓主國積問皆旅擯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及將幣交擯三辭諸侯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擯及將幣旅擯〔註〕旅陳也陳擯位而不傳辭交擯介擯交相傳辭也　按上公五擯上擯用一卿承擯用一大夫紹擯用三士侯伯四擯一卿一大夫二士子男三擯一卿一大夫一士魯侯國當有四擯孔子仕魯爲大夫使擯者使爲承擯也一說孔子嘗以大司寇攝行相事當爲上擯又按萬斯大禮記偶箋云介紹而傳命就行聘時賓升堂致君命而言紹繼也繼賓而進也方行聘于廟也賓立廟門西主君立於中庭擯者出請命賓執圭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賓與主君揖讓升堂

致命升堂唯賓一人而上介衆介亦必繼賓進立於門左蓋主君尊敵已君不敢質畧其禮也故禮器亦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鑿舊說謂上介次介末介與上擯承擯末擯相繼而傳命此本大行人交擯旅擯爲言詳考儀禮聘之日厥明訝賓于館 訝迎也 賓至于朝入于次 在大門外之西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 主君卽出迎請賓行事 公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 大夫上擯 賓入門左衆介隨入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擯介隨入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 門側之堂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請賓致命 賓執圭擯者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介止于此 三揖 主君與賓 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其行禮節次如此何嘗有擯介相繼傳命之事乎鄭氏亦知其無此事而註擯者出請事則又援此介紹而傳命之文設爲旅擯之說乃曰此但旅擯不傳命又曰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然則記何以言於聘義也哉此牽合周禮之過也 覲禮亦無交擯傳命之事

勃變色貌躩盤辟貌

禮投壺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注 般還言不敢直前避之容也曰辟告之使知不敢當也

皆敬君命故也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反

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擯用命數之半如上公九命則用五人以次傳命

周禮秋官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擯者四人子男擯者三人註凡介用命數之全擯用命數之强半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五擯四擯三擯爲强半也　按秋官司儀註旅擯不傳辭惟交擯乃傳辭此揖所與立正交擯時事也交擯三辭之制賓立于庫門外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于庫門之外直闑東南西向立擯者以次立于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末擯與末介相對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問來故上擯受君命傳辭于承擯承擯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承介承介傳之上介上介傳于賓賓答辭傳于上介上介傳之承介承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承擯承擯傳之上擯上擯入告君一辭也主君辭不敢當而賓對擯介仍以次繼傳二辭也主君又固辭而賓又對擯介又以次傳達三辭也三辭訖乃許納賓又按司儀凡諸侯相

為賓則用交擯傳辭今考孔子仕魯時無諸侯來朝及卿聘事此章所謂賓者或有他國大夫來行小聘禮亦以交擯待之與

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

按交擯傳辭惟承擯在中間上擯當其右紹擯當其左故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揖左人者揖紹擯以傳命出也揖右人者揖上擯以傳命入也孔子仕魯為大夫故應在承擯之列一說孔子是上擯左右揖者指擯介交擯時言不必拘定上擯末擯也又一說孔子在大門外傳辭時仍是以大夫為承擯至入廟門乃攝上擯相禮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亦命攝相也又考司儀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疏謂擯相傳辭時也朝謂日出時為正向東夕謂日入時為正向西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據此則襜如之度可以想見

趨進翼如也

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

儀禮聘禮擯者辭玉後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擯者退中

庭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舊解趨進當在賓入門左介告入門左時也江永鄉黨圖考在廟中相禮當賓致命公左還北向時也經文所謂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又云凡發足向前爲進若謂入門時擯者趨入門有事則君方迎賓入門與賓鴈行擯介皆隨後鴈行此時安得有趨趨則在君前矣且經傳未有以入門爲進門者故詳考之以正其謬釋名疾行曰趨趨赴所至也爾雅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鄭元曰行而張拱曰趨走疾趨也奔大走也曲禮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玉藻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少儀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紓君敬也

按儀禮聘禮私覿後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賓不顧註云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下即引此章孔子事爲證則賓

退必復命正在此時也或云儀禮但言賓不顧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此章止言復命而不記君命送賓之事皆省文耳若非君有命何以言復命乎或云當時擯者或不復命而孔子則必復命故特記之一說趨進復命皆上擯事蓋據周禮司儀每門止一相及廟惟上相入及儀禮註君命上擯送賓之文立說而以孔子始爲承擯入廟後兼攝上擯事也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

〔朱子儀禮釋宮〕宮室之制不盡見於經其可考者宮必南向廟在寢東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一曰外門即庫門也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賈氏曰楣前接簷爲庪庪不見經後楣以北爲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一云大夫士亦有左右房室中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東北隅謂之宧音夷西北隅謂之屋漏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閒謂之依戶東曰房戶之閒房戶之西曰房外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堂之上東西有楹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南北之中曰中堂堂之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外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曰箱亦曰東堂西堂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堂角有坫堂之側邊曰廉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堂

塗謂之陳中閒屋為門門之中有闑門限謂之閾闑謂之屏夾門之堂謂之塾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寢之屏後有下室自門之北皆周以牆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南北東西皆有霤霤者屋水流也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此其著於經而可考者也　按古人宮室之制朱子考之詳密如此若此章交擯傳辭趨進相禮送賓復命以及下章入門過位升堂降階復位諸節皆有一定之處學者當先悉其制度而後古人朝聘行禮堂上堂下門外門內揖讓升降之儀瞭如指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

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

按天子五門其次自外而內鄭康成書註一皋門二雉門三庫門四應門五路門禮書月令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皋庫雉應路也則雉門在庫門之內矣今大全汪氏亦遵其說似為定論禮書又云皋庫應路之著於經者詩以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制皆稱皐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曰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惟雉門之說不見於經然周禮閽人掌中門之禁則

中門豈雉門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禮書諸侯三門外四門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也汪份大全魯制以庫門擬臯門以雉門擬應門明堂位所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者是也考工記廟門容大扃七个扃鼎鉉也大扃長三尺七个其長二丈一尺闈門容小扃五个小扃長二尺三个其長六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路門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其廣三丈三尺言不容者兩門乃容之也應門二徹三个一徹之廣八尺三个二丈四尺此言路應兩門而餘門可推言天子之門而諸侯之門亦可推特其高卑廣狹丈尺差降之數終不可考矣禮曲禮龜筴几杖席蓋重素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喪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立不中門行不履閾 閾于逼反

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闑之間君出入處也閾門限也禮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禮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爾雅釋宮棖謂之楔郭註門兩旁木也橛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楎在地者謂之臬郭註臬門橛也疏云在地及門中者名臬王藻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是也朱子曰棖如今衮頭相似閒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古人常掩左扉人君多出門外見人當棖闑之閒爲君位又或問門之左右扉各有中其制可考否曰門之中有闑扉之兩旁有棖棖闑之閒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門也 按雙峯饒氏曰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臣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然雖由右亦不敢正當棖闑之中但挨闑旁而行蓋避君出入處也行既不敢當中則立亦不可當中故立不中門說約駁之云據朱子語類所載君臣出入似俱出右扉一邊饒說爲誤夫以兩扉分左右則闑右本有定處何必活看耶武曹汪氏亦云門以向堂爲正自外而言東扉實爲右西扉則爲左君出入恆由右扉則固就東扉而言右扉左扉此東彼西原有定所饒氏謂出則以東扉爲左入則以西扉爲左是謂左右扉無定所矣其爲說約所駁宜也饒說似近於鑿又按玉藻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此天子聽朔之禮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此言兩君相見之時也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此言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皆非不中門正解故集註不引惟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

註云凡入門而右由闑東疏云由闑東者是臣朝君之法可爲此句之證〔爾雅釋宮〕柣謂之閾郭璞孫炎皆註爲門限邢昺云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過而履之近於輕佻故曰不恪

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

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閒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

〔禮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釋宮〕戶牖之閒謂之扆門屏之閒謂之宁〔朱子語類〕屏者門閒蕭牆今殿門亦設之饒雙峯云樹小牆於當門以蔽內外也又云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當作庫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當作庫門內則宁立之處天子在門外屏內諸侯在屏外門內〔語類〕門屏之閒周禮所謂外朝也饒氏曰門屏之閒謂治朝也〔王步青匯參〕由庫門而進斧扆之前則此當爲君之外朝非有大故君不常御故其位常虛饒氏以爲治朝非是〔鄉黨圖考〕宁是路門外人君視正朝所立處近路門設屏於正門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路門之外屏之內宁位在其閒與饒氏諸侯宁在屏外門內

之說異其實宁近門而遠屏不正當門屏之中間也蓋人君所立位之南羣臣甚多故宜去屏遠邢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者得之又云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惟爲諸侯言之門者路門也屏者雉門內之屏也若天子屏在應門外去宁愈遠矣按此亦以門屏之間爲治朝

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

按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一外朝二治朝三燕朝以天子言周禮秋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又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外朝之制也周禮天官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

前王入內朝皆退又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此天官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此治朝之制也夏官太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云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此燕朝之制也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門夏官朝士掌其位朝夕視政三曰內朝亦曰路寢之朝正朝畢退適聽政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此詢事之朝即外朝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典禮則于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于此詢事而司寇掌其政通典分爲二似誤仍作三朝爲是又按天子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江氏永云先鄭誤以天子雉門在庫門外故謂外朝在雉門外朝士注破先鄭之說外朝在皋門內庫門外此爲定說治朝在應門內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汪氏份云燕朝亦曰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是也治朝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蓋以治朝對燕朝言則亦云外朝以燕朝治朝對庫門外之外朝言則皆稱內朝書康王之誥鄭氏註云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應門內之朝本是治朝而鄭云內朝者未對外朝言也存疑誤以文王世子之外朝即周禮之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也以諸侯三朝言汪氏份云庫門之內爲外朝江氏永云天子

外朝在庫門之外集宮室平時臣民皆得往來朝士職云凡得養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于士旬而舉之是凡民皆可至外朝矣諸侯之外朝在庫門外者亦然與注疏異雉門之內為治朝路門之內為燕朝庫門內之外朝非君所常御故曰虛位雉門內之治朝羣臣日所常朝之地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在此鄉黨圖考朱子語類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鄉黨過位升堂正是內朝議政時事每日常朝王但立于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揖羣臣就位王便入既入寢門則此位虛矣又云治朝無堂觀司士路門左路門右之位可見聘禮使者夕幣于朝時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君朝服出門左亦可見路門外是平庭無堂也按此說極明確故聘禮使者受命于朝周官司士掌治朝之儀朝士掌外朝之位皆無升階之文又君出入乘車登車于路寢西階之前下車于路寢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注鄭又本之尚書大傳若路門外有堂則九級七級之陛車馬豈能升降退適路寢則君位虛君更視內朝羣臣皆入故有過位之事又云觀朱子言路門內議政事在此朝則知同異姓之臣皆得入太僕燕朝王圖宗人嘉事者舉一隅耳非惟宗人得入而異姓臣不得入也按此皆與舊說互異

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齊音咨

攝摳也齊衣下縫也

〔曲禮註〕裳下緝也孔安國曰衣下曰齊據此則齊當兼衣下裳下而言〔玉藻〕凡侍於君垂紳足如履齊〔深衣〕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

〔禮曲禮〕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　按朱子借以釋此節攝齊階之級數如堂之尺數魯侯國堂七尺則階亦七級每級率高一尺故升者必摳衣離地一尺乃不至於履躡也尚書大傳天子之堂九雉公侯七雉子男五雉　此言堂之高也禮器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此言堂上之高于堂下也　鄉黨圖考路寢庭無事亦不升堂或君有命臣有言于君乃升堂亦無拜跪之禮其有時當拜堂下君辭乃升成拜者或拜受命或拜受賜必有故而後拜也

屛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

〔禮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遫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坐如尸燕居告溫溫

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

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

朱子曰降而盡階則爲趨而退不得復有進字

等階之級也

說文階陛也玉篇登堂路也說文級絲次第也玉篇階級也

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解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復位踧踖敬之餘也

按舊說復位是復其外朝之班位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孔子於魯嘗爲司寇攝相事其位當在是何屺瞻駁之云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本文復其位連上沒階趨以爲文固降階即是則復位當即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據何氏謂復位

不在外朝而在治朝之堂下固當但謂位郎官府治事處之恐猶未的考司士掌朝儀之位路門左右固自有諸臣序立之處前此君視朝時夫子於此固當踧踖以致其敬矣此時下堂而復其位考或恐君有後命或諸臣有後出者固宜拱立以俟敬不忘於心故猶踧踖如集註敬之餘正與前章敬之至相應蓋踧踖二字皆從足慶源輔氏謂心懼而立不寧正事指立時而言若復還治事處則固可以少坐矣聖人雖始終於敬踧踖二字終無著存此以備參鄉黨圖考孔子爲司寇在五大夫之中其位當在中庭北面復位者復其中庭北面之位也俟羣臣出乃出也釋宮言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曲禮言君子下卿位諸侯之朝以阼階前西面之位爲尊王朝禮三公北面諸侯禮大夫北面變於王朝也又云下階復位復其堂下之位俟諸大夫皆退然後退若云治朝則諸臣皆不在無至外朝復位之理也其言出降一等退而下堂郎謂之出非出門之出也此章不記正朝時事者前已記君在踧踖與與故畧之兩章互相備也

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

勝平聲蹜色六反

圭諸侯命圭

〔說文〕圭瑞玉也上圓下方〔禮記〕諸侯以圭爲瑞〔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秋官大行人〕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諸伯執躬圭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諸男執蒲璧如諸子之禮〔考工記〕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周禮春官典瑞〕瑑圭璋璧琮皆二采一就以聘〔疏〕此遣臣行聘之所執者無桓信躬與穀蒲璧之文直瑑之而已公侯伯之臣用圭璋子男之臣用璧琮〔考工記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註〕此上公之臣所執以頫聘於天子及后者聘用圭璋享用璧琮也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據此則孔子所執之圭卽瑑圭之圭非命圭也朱子特承包咸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之文誤以命圭釋之殊不知瑑圭亦君所有包止言君之圭非言君之命圭也集註偶未及改正耳或云瑑圭掌於典瑞則亦命之天子似亦可稱命圭

聘問鄰國

周禮秋官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儀禮聘禮君與卿圖事遂命使者宰書幣命宰夫官具使者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授上介上介受圭出授賈人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元纁束帛加琮皆如初遂行及竟乃謁關人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及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元被纁裏有蓋其實棗蒸栗勞者遂以賓入至於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音翻糞埽也以俟矣賓曰俟閒卿致館厥明訝迎也賓於館賓皮弁至於朝賓入於次乃陳幣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入立於中庭賓立接西塾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賈人東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賓襲執圭擯者入告出辭玉納賓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三揖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左還北面擯者進公當楣再拜賓三退負序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賓出公側授宰玉裼降立以上聘禮擯者出請賓裼奉束帛加璧享擯者入告出許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入設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公再拜受幣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以上享禮賓奉束錦以覿總乘馬

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擯者辭賓出擯者坐取
幣出有司二人牽馬以從出門西面于東塾南擯者請受賓
禮辭聽命牽馬右之入設賓奉幣入門左介皆入門左西上
公揖讓如初升公北面再拜賓三退反還負序振幣進授當
東楹北面賓降階東拜送君降一等辭栗階升公西向賓階
上再拜稽首公少退賓降出公側授宰幣馬出以上私覿禮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
賓對公再拜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
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答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以上事
畢送賓禮賓卽館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明日賓拜于朝
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以上歸賓饔餼禮君使卿皮弁還玉
於館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大夫升自西階鉤楹賓自碑內
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
初入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公退賓從請命於朝公辭賓退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受
於舍門外如受勞禮士送至於竟以上還玉及贈賄等禮使
者歸及郊請反命乃入陳幣於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
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公南向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
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於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
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
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以上旣聘歸而反命之禮上介執
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皇自莊盛也升堂讓將授志趨志卷

㢢行步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下皆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蹌焉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閒可也以上聘享覿之容

則使大夫執以通信如不勝執圭器執輕如不克敬謹之至也

〔禮郊特牲〕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曲禮〕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

上如揖下如授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

揖詳述而〔禮曲禮〕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戰色戰而色懼也蹜蹜舉足促狹也如有循記所謂車輪曳踵言行不離地如緣物也

享禮有容色

享獻也

〔王烈鄉黨考〕享與饗分而通各隨其文爲義享之言獻也下敬上也大飲賓曰饗上惠下也周禮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此諸侯所以獻王也字作享又曰饗禮七獻食禮七舉此王所以禮諸侯也字作饗此所謂對文則别者也而散文則通左傳云享以訓恭儉字又作享禮器云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又曰大饗其王事與大饗𥘉祫祭而言也字又作饗

既聘而享用圭璧有庭實

〔爾雅〕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好孔也〔說文〕璧瑞玉圜也瑱半璧也瑗大孔璧也〔白虎通〕璧之爲言積也内方象地外圓象天　按既聘而享用圭璧語本鄭註與周禮小行人注不合正聘用圭享禮用璧鄭氏因璧而聯言圭朱子偶襲其誤耳郊特牲束帛加璧語可證人物考引禮器大饗節語亦誤

有容色和也儀禮曰發氣滿容

〔儀禮聘禮記〕及享發氣焉盈容　按註作滿容者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朱子仍古注未改儀禮周公所作乃周家行禮步於儀度委曲之書若後世所謂儀注者其初蓋三千餘條戰國時已殘缺後經秦火漢訪求之有高堂生所傳僅

十七篇韓文公曰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朱子作經傳通解以儀禮爲綱而附禮記於後蓋儀禮其本經而禮記其義疏也

私覿愉愉如也

私覿以私禮見也

禮聘義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禮也郊特牲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陳用之曰享致其禮私覿致其情則尚和矣夫賓之于君則有私覿于卿大夫則有私面私覿則有束錦乘馬而私面如之司儀亦言私面私獻此不言私面爲君故也言享則知私覿之有獻言私覿則知享之爲公互相備也

愉愉則又和矣

此一節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也晁氏曰孔子定公九年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絕無朝聘往來之事・

雙峯饒氏曰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適衛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厚齋馮氏曰據左氏史記所載不無執事是書出於門人
之親記烏得而疑之

疑使擯執圭兩條但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爾

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反緅側由反

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

說文紺帛深青揚赤色〔類典〕以青爲質就赤之浮於外者言之謂之揚〔考工記〕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朱朱砂也湛漬也丹秫丹色秫也熾炊也淳沃之使自厚也漬染也〔四書典林〕士冠禮疏云凡染黑三入爲纁若以纁入赤則爲朱是四入以纁入黑則爲紺是亦四入故淮南子云以涅染紺則黑于涅又以紺入黑則爲緅是五入又爵弁注云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緅　按紺緅皆赤黑之閒色緅又黑于紺君子不以爲飾者謂其非正色也飾必用正色如深衣純以績純以青純以素是也緅又入黑爲元是六入元又入黑爲緇齊服元冠元端集註以紺爲齊服誤以紺爲元也周禮春官司服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註云齊元因齊素白天子至于士一也

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也

朱子語類僑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蒨再入爲䞓三入爲絳四入爲朱　按周禮染人三入爲纁此再入爲纁意染黑與染紅染數或有不同與禮檀弓練練衣黃裏縓緣註練小祥也練衣者以練布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色緣中衣領及袖之緣也纂箋考工記五入爲緅鄭注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如爵頭色也再染以黑則爲緇矣緅非絳色集註因古注而誤饒氏曰檀弓練衣縓緣古注誤以縓爲緅

飾領緣也

按孔安國註飾領袖緣也邢昺疏飾領緣也朱子從邢疏於鄭風羔裘豹飾註曰袖緣蓋兩存其說

紅紫不以爲褻服

紅紫閒色不正

禮書青赤元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閒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克者相生爲正色相尅爲閒色故甲己合而成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尅土故也丙辛合而成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金故也乙庚合而成碧則

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故也丁壬合而成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也戊癸合而成騮則騮者黃黑之雜以土尅水故也〔玉藻〕衣正色裳間色〔鄉黨圖考〕孔子惡紫之奪朱當時尚紫亦有漸元冠紫緌自魯桓公始國策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蓋齊桓公有敗素染以爲紫下令貴紫人爭買之賈十倍管子言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有由來矣哀十七年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三罪紫衣居一杜注紫衣僭君服可見當時君服紫

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言此則不以爲朝祭之服可知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禮月令〕季夏之月土潤溽暑〔五經通義〕冬至陽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於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于上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

袗單也

〔何晏注〕暑則單衣

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

〔說文〕絺細葛也綌麤葛也〔周禮地官〕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詩周南〕爲絺爲綌服之無斁〔禮月令〕孟夏之月天子始絺〔玉藻〕袗絺綌不入公門 按曲禮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也

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詩所謂蒙彼縐絺是也〔詩鄘風〕蒙彼縐絺是紲袢也

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 麑研奚反

緇黑色羔裘用黑羊皮

〔邢疏〕謂朝服也〔禮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註〕以爲朝服〔詩鄭風〕羔裘如濡〔註〕大夫之服〔唐風〕羔裘豹袪〔註〕君純羔大夫以豹飾〔檜風〕羔裘逍遙〔註〕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是羔裘乃君臣視朝之通服也〔詩鄭風註〕緇衣卿大夫居私朝之服蓋卿大夫朝君畢則退而去朝服惟著羔裘上之緇衣而已〔說文〕裘皮衣也〔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仲秋獻良裘季冬獻功裘〔月令〕孟冬天子始裘〔埤雅〕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

爲朝服

麑鹿子色白

[邢疏]此在國視朔之服亦受外國聘享[禮玉藻]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疏]絞蒼黃之色[聘禮]麛裘皮弁[疏]諸侯與其臣視朔及行聘皆用麛裘但君之麛裘還用麛袖臣則用青豻褎其裼衣君臣亦有異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若聘禮主君用素衣使臣則用絞衣也[說文]鹿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麑二歲曰麔三歲曰麖[禮書]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

狐色黃

[邢疏]此大蜡息民之服　按郊特牲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用素服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註]既蜡臘先祖五祀于是勞民以休息之大是息民之祭用黃衣又按玉藻狐裘黃衣以裼之[註]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其實蜡與臘是兩祭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又云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蜡以息物老臘以息民勞息民固在蜡後矣以二祭同月

其事相次故連記之耳而蔡邕獨對乃云周曰大蜡秦曰臘以蜡臘誤混爲一鄭元註臘先祖五祀遂云此卽蜡祭而邢疏又沿其誤以黃衣爲祭蜡服也

衣以裼裘欲其相稱

〔禮玉藻〕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美也〔註〕裘上加裼衣裼衣上加他服必開露以見裼衣之美故曰見美 按裘有表裘襲裘裼裘之名表裘者古人衣裘以毛爲裘毛在外故曰表無裼衣而裘在外故曰表裘也襲裘者襲重衣也謂掩以襲衣而不露裼衣故曰襲裘一云裘重曰襲裼裘者正字通袒衣見裘曰裼蓋去襲衣而露裼衣於外也一云裘單曰裼重曰襲萬斯大曰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卽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褻裘長短右袂

〔說文〕袂袖也〔禮深衣〕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註〕袂袖之連衣者上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周禮註〕袂二尺二

寸而屬幅廣袤等其袪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侈之者蓋半而益一也袪袖口也〔深衣〕袂圜以應規規者行舉手以爲容按此則知古人衣袂之長所以爲手容也褻則不必爲容故短其右以便作事

長欲其溫短右袂所以便作事

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長去聲

齊主於敬不可解衣而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別有寢衣其半蓋以覆足

〔孔安國注〕寢衣即今之被也〔博雅〕寢衣衾䩖袯也〔合璧事類〕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裯世之人或以錦綉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爲之

程子曰此錯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愚謂如此則此條與明衣變食旣得以類相從而褻裘狐貉亦得以類相從矣〔易乾卦〕則各從其類也

狐貉之厚以居

狐貉毛深溫厚私居取其適體

詩豳風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鄭箋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取狐貍以供尊者據此豈非狐貴而貉賤乎埤雅狐性善疑貉性好睡又皆藏物故狐貉之厚以居

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

釋名佩倍也言非一物有倍貳也毛詩疑字議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物則字從玉禮內則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其手巾刀小刀礪砥石小觿解狀如錐象骨為之以解結金燧取火於日者右佩玦以鉤弦闓弓捍即拾也以束左臂管筆遰刀室大觿木燧亦以取火晴用金燧陰用木燧玉藻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以玉聲所中而言右主動左主靜趨以采齊行以肆夏采齊肆夏二詩名歌以為節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衡牙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元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玫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禮書〕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左右佩玉 卽〔玉藻〕所云事佩左紛帨右玦捍之類 卽內則所云〔詩〕雜佩〔集傳〕左右佩玉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蠙珠中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瑀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旁組半各貫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璧而內向曰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中交貫於瑀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說文〕觿佩角銳端可以解結〔詩名物疏〕貌如錐以象骨爲之

非帷裳必殺之 殺去聲

朝祭之服裳用正幅如帷要有襞積而旁無殺縫

〔物原〕軒轅作幃帳〔周禮〕冪人掌帷冪幄帟之事〔注〕帷冪以布大帳也幄帟以繒小帳也〔說文〕匽圍在旁曰帷〔釋名〕帷圍也〔廣雅〕帷帳也、按朝祭之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如帷名曰帷裳則無殺縫上下齊濶猶今之裙然襞積是今之衣摺以人身之腰爲小故以腰之兩旁摺之使狹以就腰爾殺者斜裁其幅而倒合之使上狹下濶以就腰而有縫也殺則無

襞積以其斜裁也不殺則有襞積以其用正幅也周禮司服註裳與冕相配九命七命裳皆四章五命裳二章三命裳一章論語端章甫疏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禮器士元衣纁裳註此士助祭於君之服自天子至士皆元衣纁裳士特無繪繡耳此皆所謂朝祭之裳也

其餘若深衣要半下齊倍要則無襞積而有殺縫矣

禮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雙峯饒氏曰集註要半下取深衣篇要縫半下之語齊倍要取玉藻縫齊倍要之語

羔裘玄冠不以弔

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

按禮玉藻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李氏曰羔裘朝服元冠祭服用之於吉故不以弔汪份

大全云元冠有兩用一施於朝服一施於元端朝服元冠王以之田以燕羣臣以養老王之卿以從燕諸侯以日視朝以食以行道諸侯之孤卿大夫以朝君以爲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士以爲祭服士冠以之筮日元端元冠則天子卒食以居諸侯孤卿大夫士以爲齊服士祭以筮日筮尸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或以事親以擯相士始冠則以見鄉大夫鄉先生書傳所謂委貌雜記所謂士冠而祭於已者是也然則元冠之所用多矣李氏止言祭服蓋孰孔子言之耳

吉月必朝服而朝

吉月月朔也

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太宰布治大司徒布教大司馬布政大司寇布刑小宰正歲帥屬觀灋州長正月之吉屬民讀灋正歲讀教灋如初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讀邦灋以糾戒之族師月吉屬民讀邦灋疏正月周之建子月也正歲夏之建寅月也孟月吉日四孟月之朔日月吉每月朔日也李氏曰周禮正月之吉月吉皆因吉禮以別凶軍嘉賓耳所以名吉月也

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

禮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又朝服以食陳澔註諸侯以元冕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又朝服之以縞也自李康子始也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陳澔註聽朔重于視朝聽朔服皮弁故卒聽朔之事然後服朝服雜記朝服十五升儀禮士冠禮筮于廟門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韠註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緇帶黑繒帶也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裳與韠同色　按十五升布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幅廣二尺二寸十五升則一千二百縷乃麻布之極細者也

此一節記孔子衣服之制蘇氏曰此孔氏遺書雜記曲禮非特孔子事也

齊必有明衣布 齊側皆反

齊必沐浴

按玉藻將適公所夙齊戒居外寢沐浴則知齊者之必沐浴也內則五日則燂湯音潛溫也請浴三日具沐玉藻日五盥沐稷而靧粱註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又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儀禮聘禮館人爲

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楚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浴竟卽著明衣所以明潔其體也以布爲之

〔儀禮士喪禮〕明衣裳用幕布〔四書輯要〕此喪禮所言明衣可借爲齊時明衣之證〔禮書〕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襞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腰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與毋見膚者異矣

此下脫前章寢衣一簡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變食謂不飲酒不茹葷遷坐易常處也

〔莊子人閒世〕顏回曰回之家貧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可以爲齊乎子曰是祭祀之齊非心齊也〔禮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于大夫去茢于士去葷〔註〕葷辛菜也〔荀子〕志不在食葷〔註〕葷蔥韭也〔爾雅翼〕西方大蒜小蒜興渠慈蔥茖蔥爲五葷以熟食則發淫生食則增恚皆損性故不食道家五葷謂韭蒜芸薹胡荽薤也〔翻譯名義〕梵剛經五辛者一蔥二薤三韭四蒜五興渠〔檀弓〕君子非有疾也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內則〕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

外〔註〕致齊居正寢之內散齊居中門之外

此一節記孔子謹齊之事楊氏曰齊所以交神故致潔變常以盡敬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嗣）

食飯也精鑿也

〔丹鉛總錄〕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爲糲五斗爲毇四斗爲鑿三斗爲精精之字從米爲義從青爲聲古文作晶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風土記〕精析米十取七八朱子謂精爲鑿鑿與糳同〔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爲鑿〔釋名〕糲一斛舂八斗精米也則精鑿異矣〔魏校六書精蘊〕精粹字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毇矣未也鑿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精者何也始而礱米毇也中而舂米去瞋也卒而玨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粒萬粒與一粒同雖欲去之無可得而去矣

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

〔禮內則〕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膾春用蔥秋用芥又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少儀〕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爲辟雞兎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少儀註〕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

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食饐之食音嗣饐於冀反餲烏邁反飪而甚反

饐飯傷熱濕也餲味變也

〔爾雅〕食饐謂之餲〔註〕飯饖臭也〔玉篇〕饐餲臭味變〔類篇〕饐乙冀切說文飯傷濕也又烏懈切說文飯傷熱也餲阿葛切食敗也釋文引字林饐飯傷熱濕也　按今本說文饐飯傷濕也餲飯餲也又有饖字注曰飯傷熱不知類篇何以於饐字兩引說文考集韻饐同饖則固當兼熱濕兩訓矣廣韻饐食傷熟也熟當是熱字之誤

魚爛曰餒肉腐曰敗

〔爾雅〕肉謂之敗魚謂之餒〔註〕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餒〔疏〕魚爛從內發

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

〔周禮天官內饔〕辨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牛夜鳴則庮〔說文〕臭如朽木羊泠毛毛本稀泠而毳毛毳結羶犬赤股股無毛而躁性在躁臊肉臊鳥皫色變色無澤而沙鳴鳴沙嘶貍肉則作鬱肉鬱而腐也豕盲眡目不明肉則作望視而交睫睫毛相交腥肉腥馬黑脊而般臂臂毛斑螻肉則作漏肉螻蛄而漏之類是也

飪烹調生熟之節也

〔說文〕飪大熟也〔爾雅釋器〕米者謂之糪〔李巡註〕半腥半熟名糪即論語云失飪也

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

〔禮王制〕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不粥于市〔鄉黨圖考〕穀果菜之時若月令孟夏王瓜生苦菜秀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麥秋至仲夏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仲

秋天子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是也又夏小正二月采蘩五月煑梅六月煑桃皆爲豆實也民之食以時若豳風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是也〈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選同之桃曰膽之桃多毛拭令青滑如䐈柤梨曰攢之攢治其蟲虎此皆治擇之名

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

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蓋其質美與此暗合也

〈後漢書列傳〉陸續字智幼會稽吳人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錯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交天下賢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及掾吏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肌肉消爛終

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

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

【釋名】醬者將也能制食物毒如將之平暴亂也【禮曲禮】凡進食之禮膾炙處外醯醬處內【內則】食蝸醢而苽食雉羹蝸螺同以蝸爲醢苽米爲飯雉爲羹麥食脯羹雞羹以麥爲飯析脯爲羹又以雞爲羹折稌犬羹兔羹稌稻也細折稻米爲飯以犬兔爲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蓋遺而設之和糝不蓼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以實之濡豚包苦實蓼濡讀爲胹謂烹煮之以其汁調和又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以殺其惡氣濡雞醢醬實蓼烹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濡魚卵醬實蓼卵魚子以魚子爲醬濡烹其魚又實之以蓼濡鼈醢醬實蓼烹其鼈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腶脩蚳醢腶脩腶脯蚳醢以蚔蜉子爲醢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脯羹兔醢食脯羹者

以兎醢配之麋膚魚醢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魚膾芥
醬麋腥醢醬食魚膾以芥醬配之食生麋肉還以麋醢配之
桃諸梅諸卵鹽諸菹也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桃梅皆爲菹藏
之食則和以卵鹽以上醢及醬各自爲物但相配而食前是
調和之醬此是配食之醬醬齊視秋時言宜涼也周禮天官
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醬謂醯醢也食醫掌和王百醬之齊
醢人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醯人
掌共五齊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
十甕儀禮公食大夫禮鼎俎既入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
之以其爲饌本賓三飯以湆醬湆今文爲汁每飯歠湆以肴
擩醬食正饌也三飯而止 按五齊作五韲昌本脾析蜃豚
拍深蒲也昌本菖蒲根切爲菹脾析牛百葉也蜃大蛤豚拍
豚脅也深蒲蒲始生水中子七醢醓蠃蠯蚳魚兎鴈醢醢肉
汁也蠃螔蝓蠯蛤也蚳蛾子七菹韭菁茆葵芹落筍菹菁蔓
菁也茆鳧葵也芹楚葵也落箭萌筍竹萌三臡麋鹿腐醬也
虀菹之稱菜肉通朱子曰醬非今所謂醬如內則中數般醬
隨其所用而不同也義門何氏曰古所謂醬登於籩豆者也
凡山珍海錯亦皆是非即今人日用之食醬也又按鄉黨圖
考醬物以醢醢爲主或于烹魚肉時以醬和之濡雞濡鱉醢
醬濡魚卵醬是也或于食魚肉膾脯時以醬配之服脩蚳醢
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是也凡稱醢醬或
單言醢者醢醢也言醢醬者以醢和醬也濡豚不用醬而三

牲和用醢日食豕肉爲多則當設醢也用梅漿作之者爲醯醢醯主酸醢主鹹公食禮凡炙無醬注云已有鹹和是也不得其醬當是配食之醬若烹物時已入醬或有非其醬亦難辨聖人當不苟求至此即配食之醬亦不必盡如肉則如當用醯而設醢當用醢而設醯亦是不得其醬不得或是家中偶乏之或進食時忘設皆子婦之道故聖人以不食者敎之

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嗣量去聲

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

北山陳氏曰人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則滯元氣元氣充盈者壽夫子不使肉勝穀氣者養生之理當然也〔本草〕稻米味苦益氣溫中粳米味甘苦益氣溫中黍味甘溫主益氣補中稷味甘寒益氣補不足小麥味甘微寒大麥味鹹溫微寒益氣調中大豆味甘平生溫熟寒

酒以爲人合歡故不爲量

〔禮樂記〕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

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

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程子曰不及亂者非惟不使亂志雖血氣亦不可使亂但浹洽而已可也

沽酒市脯不食

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

〔漢書食貨志〕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食求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夫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惡薄不誠是以疑而弗食〔禮曲禮〕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說文〕脯乾肉也〔周禮注〕薄析曰脯

與不嘗康子之藥同意

不撤薑食

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

本草薑味辛性微溫久食通神明去臭氣羣芳譜薑禦濕之菜也苗高二三尺葉似箭竹葉而長兩兩相對苗青根嫩白老黃無實處處有之漢溫池州者良三月種五月生秋社前後新芽頓長如列指狀尖微紫名紫薑又名子薑秋分後者次之霜後則老性惡濕畏日氣味辛微溫無毒通神明辟邪氣益胃脾散風寒除壯熱治脹滿去胸中臭氣解菌蕈諸毒生用發熱熟用和中留皮則涼去皮則熱檀弓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為薑桂之謂也內則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

不多食

適可而止無貪心也

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助祭於公所得胙肉歸即頒賜不俟經宿者不留神惠也

說文胙祭肉也穀梁傳胙致福肉也　按子入太廟及為魯司寇從而祭與禮運所云仲尼與於蜡賓皆助祭於公事也

家之祭肉則不過三日皆以分賜蓋過三日則肉必敗而人不

食之是褻鬼神之餘也但比君所賜胙可少緩耳

〔禮祭統〕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惠之象也〔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家語〕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焉曰天暑市遠無所鬻也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於是孔子再拜受之曰弟子掃除以烹祭曰惜其腐餕而以務施者仁人之偶也焉有受仁人之饋而無祭者乎皆祭家事也

食不語寢不言

答述曰語自言曰言

〔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詩大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疏〕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禮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註〕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周禮發端樂註〕發端曰言答述曰語新安陳氏曰二字他處通用此則有辨朱子曰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言之

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楊氏曰肺爲氣主而聲出焉寢食則氣窒而不通言語恐傷之也

亦通

素問五臟生成篇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肝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臟主氣故也

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食音嗣陸氏曰魯論瓜作必

古人飲食每種各出少許置之豆閒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也

路史終日之仁吾以祭食見之矣孔穎達曰君子不忘本有德者酬之故得食必種種出少許置豆籩閒以祭先代造食之人陳氏曰古人席地而坐豆置於地故置祭物於豆閒之地也蘇子由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食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樂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嗇先食先酒皆其類矣先王之制禮無非教也

齊嚴敬貌孔子雖薄物必祭其祭必敬聖人之誠也

爾雅菜謂之蔬 禮月令 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蓄菜 曲禮 凡進食之禮羹居人之右又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 內則 羹食自諸侯以下至庶人無等 新安陳氏曰瓜字本齊論然瓜即菜意重作必爲是今按禮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疏云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上環是壼閒下環是脫花處祭時取上環祭之也據此則瓜字如字讀亦通 豳風 七月食瓜 禮郊特牲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 曲禮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析爲四解巾以絺細葛覆之而進爲國君者華之半破也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倮之不巾覆也士疐之去疐而已庶人齕之不橫斷也 大戴禮 五月乃瓜始食瓜也八月剝瓜蓄瓜之時也 格物論 瓜蓏也在地曰蓏有數種皆蔓生 爾雅 瓜性惡香尤忌閒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蔕不收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閒詩曰綿綿瓜瓞大曰瓜小曰瓞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廬言於天無露者瓜言於地無曠者

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謝氏曰聖人飲食如此非極口腹之欲蓋養氣體不以傷生當如此然聖人之所不食窮口腹者或反食之欲心勝而不暇擇也

席不正不坐

〔集韻〕席薦席又籍也〔釋名〕席釋也可卷可釋也〔三禮圖〕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禮曲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奉席如橋衡請席何向請衽何趾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為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將即席容無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無撥足無蹶虛坐盡後食坐盡前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玉藻〕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登席不由前為躐席徒坐不盡席尺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禮器〕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鬼神之祭專席 按書顧命有茂席底席豐席筍席註筊席桃竹枝席也覲諸侯坐底席蒲席也旦夕聽事坐豐席莞席也饗羣臣國老坐筍席竹席也親屬私燕坐周禮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鄭注莞藻次蒲熊也莞小蒲席即顧命豐席藻削蒲蒻展之即顧命底席次席即筊席有次列成文凡朝覲饗射封國命諸侯祭祀用之熊席鄭無注大都以熊皮為之田役用此司几筵五席外有葦席喪事所設柏席藏中所有越席郊社所設蒯席出杅所履席之名甚多大抵各有專用惟儀禮公食大夫禮蒲筵常加萑席尋意士大夫所得坐者惟蒲萑二席今鄉黨所載當不外此

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

禮鄉飲酒義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元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又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禮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閒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修爵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按鄉飲酒之禮有四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一也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二也州長習射而飲

三也黨正蜡祭而飲四也呂氏曰凡鄉人會聚皆當行鄉飲酒禮恐不特此四事按說約云此鄉人飲酒與鄉飲酒無預世誤入耳竊意此不過鄉人於歲時伏臘尋常會飲非鄉飲酒之有特典也然其禮數大約大同小異故備引以爲證

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

周禮秋官伊耆氏掌共王之齒杖註齒杖謂賜老者杖也禮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制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

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儺乃多反

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

禮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註季春惟國家之儺仲秋惟天子之儺季冬則下及庶人按此所謂鄉人儺者蓋指季冬周禮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

阼階東階也

孔安國註阼階廟之東階也論語類考古者堂前無階惟左右設兩階由東西序以上天子之尊其堂亦惟兩階君立于阼以賓廷其羣臣所以下之也曲禮踐阼臨祭祀注云天子履主階以行事也自秦皇始中爲兩道而有中階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前中階之名不經見惟明堂位言之本秦漢人所撰也孔子朝服立阼階孔安國謂廟之阼階蓋以大夫服朝服以祭神故用祭服以依神也朱注不言廟者豈謂孔子立于主人之階而以賓禮待鄉人耶

儺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

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禮郊特牲鄉人禓音傷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鄭注禓强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强鬼也禓或爲獻或爲儺

此一節記孔子居鄉之事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拜送使者如親見之敬也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世紀〕神農使岐伯嘗百草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禮曲禮〕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月令〕孟夏聚畜百藥〔醫卷〕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周禮〕疾醫以五藥養其病〔註〕草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本草經〕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養病以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華實草石骨肉

范氏曰凡賜食必嘗以拜

〔禮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又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玉藻〕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

藥未達則不敢嘗受而不飲則虛人之賜故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楊氏曰大夫有賜拜而受之禮也未達不敢嘗謹疾也必告之直也

此一節記孔子與人交之誠意

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按畫說及禮疏廄養馬之閑也凡牧馬之數四馬爲乘三乘爲皂三皂爲繫六繫爲廄一廄二百一十六馬牧馬之人謂之圉天子十二閑五良一駑駑三良馬之數諸侯六閑三良三駑卿大夫四閑一良三駑家語曲禮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廄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禮雜記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按此當是私廄被焚卽雜記所記者若曰國廄則路馬亦重矣問人之後獨不當問馬乎

非不愛馬然恐傷人之意多故未暇問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

周禮天官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之玉藻酒食之賜不再拜　按家語載伯魚之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名曰鯉字伯魚亦賜生之一證也

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

禮曲禮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祭統天祭有餕餕者
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
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
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餕上之餘也說
文餕食之餘也祭畢
食神之餘亦曰餕

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以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
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

禮王制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
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飯扶晚反

禮曲禮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可以洗滌之器不寫寫傳己器食
之恐汚君器也其餘皆寫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玉藻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徧同嘗羞凡歠
禮之客先祭降等者後祭臣侍君食不祭惟君以客禮待之而
命之祭然後祭猶行臣禮為君嘗食也飲而俟嚥飲以利滑喉
中而俟君之飧乃敢飧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
飲而俟君不以客禮待之則不祭不嘗仍飲以利喉而俟君之
飧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

順近食君未覆手覆手食畢而循口之爾旁也不敢飧飧以飲澆飯也君旣畢也食乃飯飧飯飧者三飯也更作三飧以助飽君旣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又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周禮春官〕太祝辨九祭一曰命祭君命之祭二曰衍祭衍延也宋延客祭三曰炮祭物皆燔燒而祭四曰周祭周徧也徧之序徧祭之五曰振祭如少牢取肝擩於鹽振之以祭也六曰擩祭不振而但取菹擩于豆以祭也七曰絕祭抻肺絕其本而祭也八曰繚祭先取肺本以終之乃絕而祭也九曰共祭共授也王祭食宰夫授祭按此九祭皆非祭祀之正祭特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也〔禮〕玉藻水漿不祭〔明堂位〕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各從所尚也

周禮王日一舉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

〔周禮天官〕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珍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於造

故侍食者君祭則已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

〔儀禮疏〕凡君將食必有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也膳宰不在則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為君嘗食也此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鄉黨圖考〕侍食于君是君以客禮待之者故代宰夫嘗食客之則已當祭此不言者或是君未有命或是記者畧之邢疏謂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非也若非客之則有宰夫嘗食夫子不得先飯矣〔家語〕子路初見篇孔子侍于哀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按此亦侍食之一事也

疾君視之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算

東首加朝服拖紳 首去聲拖徒我反

〔禮玉藻〕君子居恒當戸寢恒東首〔喪大記〕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西牖下〔白帖注〕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紳詳衛靈公

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

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

此一節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重出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

禮檀弓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即遠也儀禮士喪禮主人奉尸斂于棺註棺在肂中斂尸焉所謂殯也禮王制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禮檀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于我乎館死于我乎殯

朋友以義合死無所歸不得不殯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朋友有通財之義

〔孔安國註〕不拜者有通財之義周禮地官大司徒令邦國移民通財

故雖車馬之重不拜祭肉則拜者敬其祖考同於己親也

此一節記孔子交朋友之義

寢不尸居不容

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范氏曰寢不尸非惡其類於死也惰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舒布其四體而亦未嘗肆耳居不容非惰也但不若奉祭祀見賓客而已申申夭夭是也

〔禮玉藻〕行容惕惕廟中齊齊朝廷濟濟翔翔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喪容纍纍色容顛顛視容瞿瞿梅梅言容繭繭戎容暨暨言容詻詻色容厲肅視容清明立容辨卑毋讇〔禮樂記〕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

狎謂素親狎褻謂燕見〔禮少儀〕燕見不將命貌謂禮貌餘見前篇

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

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

〔周禮考工記〕輿人爲車三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

〔疏〕謂人所憑依而式敬故名此木爲式也〔書武成〕式商容閭

疏式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之遂以爲敬

名〔曲禮〕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兵車不式君

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國君下齊牛式宗廟

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左必式〔孔安國注〕凶服送死之衣物

〔類考〕說者多以凶服爲居喪之服是與上齊衰相似故集註

但云哀有喪而不明言爲何凶服也〔周禮天官小宰〕聽閭里

以版圖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式以逆羣吏之治而聽

其會計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秋官〕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異其男女歲登

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

王王拜受之

登于天府

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

書泰誓惟人萬物之靈漢書酈食其傳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

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

有盛饌必變色而作

家語曲禮子貢問孔子食於季氏食祭主人不辭不食客不飲而飧子夏問曰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從主人也我食于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我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我飧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之性主人不以禮客不敢盡禮主人盡禮則客不敢不盡禮也

敬主人之禮非以其饌也

迅雷風烈必變

易說卦動萬物者莫疾乎雷雷以動之淮南子陰陽相薄感而爲雷激而爲霆霆電也抱朴子雷天之鼓也雷神曰雷公禮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仲秋之月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洪範論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爲出入也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
日雷入則萬物入入則除害出則與利人君之象(論衡)雷者太
陽之激氣也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
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
則相較軫較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
壞(易說卦)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以散之(書洪範)休徵曰聖時
風若咎徵曰蒙恆風若(莊子)大塊噫氣其名曰風作則萬竅怒
號(黃帝風經)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
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溫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易緯通
卦驗)八節之風謂之八風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
條風至赦小罪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
明風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涼風
至報土功禮四方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不張立冬不周
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道化成萬物育生
王者當順八風行八政又服虔曰八風謂之八卦風(爾雅釋天)
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
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風與火爲
庉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祭風曰磔(楊泉物理
論)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
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董子曰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破
萌而
已

迅疾也烈猛也必變者所以敬天之怒（詩大雅）敬天之怒無敢戲豫

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見禮玉藻）

此一節記孔子容貌之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

綏挽以上車之索也

（禮曲禮）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鈴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避車驅而騶驟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少儀）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禮書）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則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

范氏曰正立執綏則心體無不正而誠意肅恭矣蓋君子莊敬無所不在升車則見於此也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內顧回視也禮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禮曲禮國君不乘奇車車上不廣欬不妄指立視五巂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此一節記孔子升車之容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

言鳥見人之顏色不善則飛去回翔審視而後下止人之見幾而作審擇所處亦當如此然此上下必有闕文矣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共九用反又居勇反嗅許又反

邢氏曰

宋史儒林傳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眞宗即位改國子監祭酒後拜工部尚書雍熙中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

禮選贊賜之易言家無遺槀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易卒

梁橋也

爾雅釋宮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廣志獨木橋曰榷亦曰彴

時哉言雉之飲啄得其時

說文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爾雅釋鳥青質五彩者曰鷂音遙雉長尾走且鳴者曰鷮音驕雉黃色鳴自呼者曰鳪音卜雉似山雞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毛鮮明者曰鷩雉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者曰秩秩海雉長尾者曰鸐音狄山雉白雉曰翰音汗雉白鵫曰鵫音卓又音濯義同雉伊洛而南素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鷂南方曰翯音鶴東方曰鶅音緇北方曰鵗音希西方曰鷷音尊埤雅雉飛若矢一往而墮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其交有時別有倫而其羽可用為儀故古者后服三翟雉死耿介妬壟護疆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內要以一雉為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雉性不處下濕故一名原禽又有翟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蓋文之溺物也如此禮月令孟冬雉入大水為蜃仲冬雉始雊

子路不達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不食三嗅其氣而起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

通鑑綱目漢孝靈皇帝熹平四年春三月立石經于太學門外分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爲古文篆隸三體書之刻石立於太學門外使後學取正焉碑始立觀模寫者車乘日千餘兩

劉聘君曰嗅當作狊古闃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爾雅釋獸須屬鳥曰狊鄭樵註狊張翅振翼古闃反邢昺疏鳥之張兩翅狊狊然搖動者名狊也　按爾雅宋邢昺疏爾近也雅正也言可近而取正也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張揖云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克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義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

愚按如後兩說則其字當爲拱執之義然此必有闕文不可彊

爲之說姑記所聞以俟知者

王烈云梁似有二詩毋逝我梁周禮𢿱人掌以時𢿱爲梁爲捕魚而設者也夏令十月成梁與孟子輿梁爲渡人而設者也鄭司農禮注梁堰水而爲關以笱承其空夫其下以笱承空其上未始不可橫木渡人特此言山梁固非人所捕魚之梁也